

## 首獎 | 阿嬤的綠寶石

你真的要聽我說關於摔角的事？那就要從我阿嬤說起了。  
先說好，你可別在我面前問，摔角是不是打假的？

阿嬤總是窩在她的小房間看電視，小時候我幾乎可以陪她看整個晚上，其實也不是整個晚上，九點十點阿嬤就會把我趕回房間，畢竟明天還要上學。阿嬤也不是都不出門，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阿嬤早上幾點起床，她會先到附近的廟埕，加入其他阿公阿嬤跳元極舞的行列，下午如果天氣還不錯，再到附近的國小散步運動，順便接小學的我回家，那時來福才剛出生沒多久。

這裡的時間快轉一點好了，因為我不太想告訴你國中那年老媽跑掉的事情，我只補充一點點背景就好。這裡是個靠海的漁村，我的十個同學家裡，至少七八個人的爸爸，都在離臺灣很遠很遠很遠的漁船上工作，慢慢變成五六個，三四個，最後剩下一兩個。你問我為什麼？因為臺灣人太貴了，外籍漁工便宜聽話又不會老吵著要放假，還好老爸跟的船長還算有義氣，沒有把他丟回村子叫他吃自己。那些早幾年被丟回來的我同學們的爸爸，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都變成了酒鬼，老婆跑掉是再常見不過的事，小孩能跑可能也會跑掉。我老爸雖然還有船可以出，但他的老婆還是跑了，其實下場也差不多。

老爸回來發現老媽跑掉的那天，沒說一句話，只狠狠踢了來福一腳，雖然那時來福已經是附近一帶的狗王了，打架從來沒輸過，還是被老爸踢成一粒飛出門外的大黑球。來福夾著尾巴跑掉了，一個禮拜以後才回來。老爸又要出船時，只丟下一句話：狗跑了至少還會回家。就這樣，家裡常常只有我，來福，還有窩在小房間看電視的阿嬤。你問我阿公呢？我出生之

前他就跟祖先一起，住到神桌上的公媽牌裡了，一天上香兩次，早上是阿嬤，傍晚當然是我，難不成是來福？

除了八點檔，阿嬤最喜歡看的就是日本摔角，說來有點丟臉，但你現在認識的我啊，如果對摔角還算是熟悉的話，應該就是小時候跟阿嬤每天一起看摔角的緣故，那個成語叫什麼去了，對啦，耳濡目染，把我染成一個摔角迷。但是喜歡摔角可不是什麼會得到大家認同的興趣，你有沒有經歷過隔天上學急著跟同學聊天電視節目的年代？有吧，可是有看摔角的人看的幾乎都是美國摔角，說自己看日本摔角已經夠寂寞了，更何況我還是跟阿嬤一起看的，包準會被笑到放學，不對，笑到畢業都有可能。但阿嬤是很認真的在看摔角喔，雖然她也會抱怨一再重播，而且不怎麼更新摔角節目內容的X頻道，但後來阿嬤也有點搞不清楚了，還是很開心的看下去，反倒是我隨著年紀越來越清楚，欸，X頻道真的是蠻混的電視臺啊。

還好有網路，你知不知道「摔角博物館」論壇？那可是臺灣所有摔角迷都會上的地方，不管是像我一樣的日摔迷，還有人多勢眾、講話大聲的美摔迷，甚至冷門的墨西哥摔角之類的，在上面都可以找到討論的同好，論壇還有一區是什麼臺灣在地摔角團體的，不過我沒什麼興趣。我是上了摔角博物館才知道，跟阿嬤平常看的X頻道，上面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比賽，日本的摔角團體不是會來臺灣辦比賽嗎？據說很多選手晚上會在飯店守著X頻道，因為很多比賽連在日本都很少看到了，哈哈。就算身邊跟網路上的摔迷都是美摔的愛好者居多，我還是不太喜歡美國摔角的誇張風格，爲了保護選手而限制許多精彩的摔技，配上比八點檔還誇張的劇情，哪裡是日本摔角拳拳到肉可以比的啊！我很常在論壇上跟美摔迷筆

林育德，摔角迷。一九八八年生，花蓮高中畢業，經三校六年才完成大學學業，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畢業。寫作迄今以詩為主要創作文類，自認是缺少才情與不及格的寫詩者，入伍服役中。研究所畢業作品為關於職業摔角的小說，預計今年出版，書名暫定《擂台旁邊》。

林育德

戰，你要問我的話，日本摔角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摔角，不過美摔迷人數太多了，常常講不過他們。

上大學的暑假，這邊我一定要說明一下，我看你也在偷笑，想不到我這樣的成績還有大學可以念吧？我也超意外的，是離村子不遠，就在隔壁鎮的技術學院。填志願前我從來沒聽過這間學校，但錄取通知單跟新生資料袋上面總共強調了兩次，很快就升格成大學了，絕對，保證。總之我會繼續住在家裡，可以照顧阿嬤跟來福，暫時不用想說以後要幹嘛，至少絕對不要出海，當兵現在也只剩四個月，在大學分成兩個暑假當完就好。成爲進技術學院……我是都自稱準大學生啦，阿嬤包給我一個大紅包，老爸回臺灣休假時買了臺機車給我，雖然我高中早就偷騎他的車好久，但畢竟是我的第一臺機車，太爽了。我在論壇上看到美國摔角 WWE 要來臺灣比賽的宣傳，之前日本團體也來過幾次，但我還太小也沒錢，實在很可惜。幾個常跟我筆戰的帳號在論壇揪團要大家一起去，我忍不住又留言酸了他們幾句，沒想到居然被噏說沒看過現場的人不能批評，是怎樣，有看過現場的比較厲害？好啦，我是真的沒看過，那又怎麼樣！

唯一會跟我聊摔角的，是我從小到大的同學也是鄰居，而且也跟我一樣狗屎運分發上一間大學的阿西，就是他介紹我摔角博物館這個好站的。我要阿西上去論壇幫我讚聲，以爲他會站在我這邊，阿西卻說他也要去看美國摔角，哇靠，胳膊向外彎。阿西說，啊我們就去看一次，至少以後人家不能再噏我們沒看過，而且機會不是天天有，剛好放暑假又有閒錢。我摸摸口袋裡的紅包，票要多少？一千，阿西說。這麼貴！人家從美國來欸。是最前面的嗎？

你在作夢喔，最前面的要五六千。唉，輸人不輸陣，一千塊坐最後面是要看個鳥啊，我跟阿西在媽祖廟對面的便利商店用機器買了兩千五的票，紅包飛了一半。

好不好看？嗯，你慢慢聽我說，爲了省錢，我騎車載阿西去，一大早出發，迷路好幾次才到那個什麼林口體育館，你以爲在新北市的林口對不對？屁咧，明明就是桃園的龜山，幹嘛叫林口體育館？反正林口的旁邊是龜山，龜山的旁邊是林口，路標也分不清楚，山路不好騎，我真心疼我的新車。嗯，美國摔角果然是財大氣粗，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隻的人，阿西說他還以爲是熊咧，啊你是看過熊喔？雖然我也沒看過熊就是了。雖然不甘心，但不得不承認，美國摔角的摔迷人真的夠多，而且，還有不少可愛的女生，超奇怪的。我說到哪裡？喔，比賽，最後一場確實是好看啦，是特別規則的 TIC 賽，就是可以合法使用桌子、鐵梯、鐵椅進行的比賽，TIC 就是這三樣東西的英文縮寫。你知道椅子打在背上有多大聲嗎？碰！碰！碰！砰！好像體育館裡面忽然打起大雷一樣，還有把折疊的桌子打開、擺好，從擂臺角柱上面把對手往桌子摔過去——啪啦——！桌子整個爆開欸，桌腳整個彎掉，桌面碎成一片一片！我跟阿西看到這一幕，即使在二樓的看臺，還是忍不住站起來大叫，還好不是只有我們大叫，所以一點也不丟臉，嗯，我其實是配合其他的摔迷啦，氣氛到了啦，配合一下。

嗯，我講得有點誇張，其實真的還好，大概也只有這種比賽算是跟我最愛的日本摔角勉強打平，真的還好。TIC 規則的比賽是當天的壓軸，比賽完了阿西拉著我衝到一樓，要我在護欄旁邊幫他跟擂臺照相，結束後阿西還去排隊買現場獨家販售的 T 恤，這傢伙不是日摔迷嗎？阿西這個叛徒。「其實美國日本我都有看，因爲你都看日摔我才只跟你聊日摔的。」靠。

樓下的美國工作人員正在拆解播臺，旁邊還有一些臺灣的阿伯阿姨在清理環境，我叫住一個頭髮灰白的阿伯，跟他討一片桌子的碎片，反正也是要去掉的嘛，阿伯起初還不願意，他四處看了一下，好像是怕被老外還是他的老闆罵，才拿了一片給我。阿伯幫我拿完桌子碎片，還囉嗦了幾句，問我摔角到底有什麼好看的，又拉著我問桌子要怎麼拿來打，我看他應該不會懂，隨便應付應付，別的工作人員來趕我們走，說要清場了。

我把桌子的碎片拿回家給阿嬤看，說我去看美國摔角，阿嬤先是巴了我頭一下罵我浪費錢，拿著那片木頭又是用手指敲又是用鼻子聞的，不過還是好好聽我把比賽的過程和內容講給她聽，來福坐在旁邊猛搖尾巴，好像把木片當成什麼好吃的零嘴，想得美咧。我還來不及說到砸爆桌子那場，阿嬤就把木片還給我，起身掀開晚上睡覺時會蓋在電視前面的花布，摔角時間到了，今天播的是阿嬤最喜歡，也是我最喜歡的摔角手——三澤光晴選手的比賽。三澤光晴看起來就跟普通的日本大叔沒兩樣，長得不帥，只能說是有些性格，身材不健壯，肚子肥肥的，可是如果這樣你就小看他，那就大錯特錯了。

綠色是三澤光晴的代表色，他的出場曲響起，穿著綠色緊身長褲的他，披著綠色的大衣，沿著花道進場，緩緩走入播臺。先由一段只有鋼琴的緩慢旋律開頭，然後轉入反覆出現的主旋律，電吉他隨著鼓聲出現，節奏越來越快，令人不自覺用手跟著打拍子，這時會場所有人都都會大喊「Misawa (三澤)！ Misawa！ Misawa！」阿嬤和我也會跟著一起喊喔。三澤光晴把綠色大衣往播臺下一拋，露出上半身，只有左手戴著黑色護肘，在角柱旁用背部猛壓繩圈數次進行暖身，這是我看過超多次的畫面。三澤光晴最著名的是他的肘擊，他可是有著「肘

擊的貴公子」外號的摔角手，除了普通的肘擊，還有左右開弓肘擊、肘擊連打等各種角度的肘擊。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旋轉肘擊了，第一種旋轉肘擊是接在普通肘擊之後，立刻反身打出一記回馬槍肘擊；第二種更是厲害，原地旋轉身體之後，藉著旋轉產生的離心力，讓肘擊威力加倍往對手招呼過去，不，可能是三倍。肘擊幾乎就是三澤光晴的代名詞，網路上的摔迷都用「L棒」來稱呼，這是電視上的播報員用日文腔來發英文「手肘 (elbow)」的諧音，你聽，「L棒連打！」就是肘擊連發的意思。

因為阿嬤聽得懂日文，不時會告訴我一些中文字幕沒有翻譯出的東西，像是三澤光晴被稱為「受身的天才」，我看網路上說，受身來自柔道，簡單來說就是被摔時降低傷害的方法，三澤光晴在業界被傳說可以用任何地方受身，甚至包括公認最脆弱的脖子；還有三澤生涯早期曾經戴上虎面面具，是二代虎面選手，現在一般摔角迷熟知的虎面，已經是第四代了，基於我對虎面的認識，可以想像早年還沒中年發福的三澤，應該也充滿了在播臺上飛來飛去的本領。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我絕對不會忘記的日期，光是字幕上出現這個日期就會讓我心跳加快，這一天，三澤光晴披著三條腰帶，以三冠王冠軍王者的身分，接受好友同時也是生涯宿敵川田利明選手的挑戰，是一場大招放盡的超精彩戰鬥，這場比賽實際發生的時候，我都還沒出生呢，實在是因為X頻道重播太多次了，但這是少數不管重播幾次，我都不會抱怨的比賽。

阿嬤常說，這個 Misawa，看起來槌槌，古意古意，不過怎麼樣都打不死，一定可以再站起來。雖然三澤當然不是從來沒輸過，不過阿嬤的評價大概也就是我心中對三澤光晴的絕對

印象。看到緊張的地方，阿嬤會喃喃自語：「卡緊啦，Misawa，緊用你那個青色的寶石！」阿嬤說的綠色寶石，就是三澤光晴大絕招之一的「綠寶石飛瀑怒濤（エメラルド・フロウジオン，Emerald Flowision）」——只見三澤左手勾住對手的頸部，右手伸向對手胯下，將對手舉起，順勢扛上自己的右肩，然後整個人身體往右微傾，猛力坐下，對手因落下而背部用力撞擊擂臺，三澤立刻轉身壓制對手，裁判數秒，一、二、三——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敗在三澤的這招成名絕技之下。開始上摔角博物館之後我才知道，「綠寶石飛瀑怒濤」是三澤光晴開創發明的嶄新摔角招式，知道這一點更加深了我對三澤的敬佩，招式的名字又非常帥氣，小時候我都讀成綠寶石飛「暴」怒濤，不好意思啦我國文不好。要是你也看過這一招，只要看一次就絕對忘不了。

阿西把摔角博物館介紹給我後，每一篇發文我幾乎都會上去回應幾句，不過多半都把力氣花在跟美摔迷互相鬥嘴，有一次我印象特別深，論壇難免會有小白註冊帳號上來發文，不是那種廣告帳號喔，而是看不起摔角，故意上來討大家罵、引戰的小白。通常板主群都手腳很快，看到就砍掉了，那天可能是板主慢了，剛好被我看到一篇挑釁的發文。內容大概是說摔角都是打假的，這邊還一堆人討論、分享、寫心得，真的很好笑，我看到的時候下面已經有十幾則回應了，光看小白的貼文，我也想好好回嗆一頓，但是迅速瞄過張貼回應的帳號後，我嚇了一跳，你知道嗎，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本勢不兩立的美日摔迷，不管是我很敬佩的日摔同好，還是跟我多次互噴的美摔捍衛者，居然團結一致圍剿小白，這個情形可不常見啊。你以為我只有嚇一跳嗎？我嚇了兩跳！我再仔細讀了大家的回應，居然讓我傻在電腦前面，

下巴差點沒掉下來。

喔，對不起，我說到哪裡了？因為我到現在還是有點難以接受這件事。論壇小白至少說對了一件事情，說到底，摔角就是打假的。看吧，你也很意外，是吧？後來我還碰過幾次這種小白，也大概知道大家通常會用哪些固定的方式回應，比如說，電影或魔術是真的嗎？八點檔或是影集是真的嗎？但大家還是看得很高興，不是嗎？大家還會說：「摔角的藝術，在於如何把摔角手扮演的角色，用身體或是其他方式把要鋪陳的故事，確實傳達給觀眾。」這種看起來很厲害的回應，雖然我從來不懂藝術是什麼，但大概就是技術的意思吧——像阿嬤年輕時村子裡沒人補魚網的速度比她快，或是阿西的媽媽在市場十分鐘可以殺好六、七條魚——把看起來很難的事情表現得很簡單，可能因為表現得太簡單了，有些人就認為這些事情原來就是簡單的。

你問假的部分是什麼？是勝負，唉，誰輸誰贏是先安排好的。至於你問的冠軍腰帶，冠軍腰帶大概就像是公司或團體對摔角手的肯定，通常是人氣的肯定，當然有人氣的選手，技術還有各方面應該也都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有時候腰帶也是某種傳承或是提拔新人的手段，畢竟摔角手不可能打一輩子，已經取得地位的資深摔角手，會藉著輸給值得託付公司未來的新人，幫助他得到摔迷的認同，這個過程叫作「上位（push）」。知名度普通的菜鳥擊敗名氣很大的老將，可以為菜鳥加分不少，對老將沒什麼大損失，是一種把菜鳥介紹給觀眾的有效方法。

當時我很不服氣的問阿嬤，電視上的摔角都不是打真的，你甘知影？阿嬤的眼睛沒有離開電視，過了好一陣子才跟我說：

「我知啊，咱看的是工夫，毋是輸贏。」

阿嬤轉過來看我，「慧孫，你若去乎 Misawa 用伊那招『L棒』損落去，敢袂痛？」我點點頭。

「你提轉來彼片桌仔摔破的柴板，彼个米國仔摔落去，一定痛甲哀爸叫母，對無？」我又點點頭。

「人講『做戲恹恹，看戲慧慧』。像 Misawa 若輸，我恰你就心肝艱苦；啊若 Misawa 打贏，阮就笑笑，歡喜去睏。看精彩尙要緊。」

你看，阿嬤比我專業多了吧。

之後我就比較少回應論壇的文章了，因為覺得自己很蠢，雖然有一點被騙的感覺，可是想想阿嬤說的，好像也有道理。不過後來我發現了一件事，從此雖然我還是會多少陪阿嬤看摔角，但是總衷心期盼又頻道少播一點三澤光晴的比賽，雖然三澤的比賽似乎比以前播得少了，但如果不小心看到，我會假裝去忙別的事情，或是跟阿嬤說啊這個就看很多遍了啦。

你問我是什麼事情？先聽我說另外一件事吧。自從跟阿西去看了 WWE 在林口體育館的臺灣巡迴，我開始偶爾會看 LV 電視臺代理的 WWE 節目，真的只是偶爾而已，畢竟要知己知彼。我才剛開始就看到熟悉的面孔，WWE 在宣傳一個參戰日本許久的前 WWE 摔角手即將重返美國，場邊的解說員說他在日本摔角界完全是壓倒性的強勢，他的名字是「天災大

帝 (Lord Tensai)」。欸？這個什麼天災大帝的，在日摔的擂臺上可是另一個名字——巨人巴拿多 (Giant Bernard)，你如果看過他的話，絕對不可能忘記他滿佈胸前，還延伸到肩膀和上臂的刺青，那是像獸紋一樣，線條銳利的刺青，還有他穿環打釘的乳頭、下巴與耳垂，加上他的身材比日本摔角手要大上好幾號，看起來怪可怕的。

巨人巴拿多曾經兇悍的拿下兩度新日本職業摔角 (新日本プロレス, New Japan Pro-Wrestling, NJPW) 的 IWGP 世界雙打冠軍，也拿過一次三澤光晴創辦的諾亞職業摔角 (プロレスリング・ノア, Pro Wrestling Noah) 旗下的 GHC 雙打冠軍，通常會出現在日摔擂臺的「外國人選手」，都有一定的強度，巨人巴拿多有多強呢？看看日本人爲他取的稱號吧：「刺青暴君」、「破壞凶獸」，你大概可以想像當時巨人巴拿多真的完全宰制了所有他踏上過的擂臺。我有一種看到老朋友的感覺，但顯然 WWE 並沒有太多讓天災大帝延續恐怖實力的空間，他後來竟變成一個丑角，不過這也蠻像是 WWE 的風格就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把美國摔角當成對照組來看，最大的收穫，大概是認識了負責講述比賽的臺灣播報員橘子。橘子的播報不僅讓人能完全融入比賽，更會適時補充知識或是笑料，只是他好像後來就消失了，換成完全不懂摔角的 LV 電視臺自己的體育主播，讓整個節目的質感下降許多，我也不太清楚橘子不見的原因，只是覺得很可惜。橘子的播報水準絕對不會輸給日本摔角的播報員，能夠擔任對摔角迷來說像夢一樣的工作，他大概是臺灣最幸福的摔迷了吧。

說到幸福，晚了幾年才知道這件事的我，那陣子絕對是臺灣最不幸的摔迷了，應該怎麼說？就好像有一天你跑船回家，發現老婆跑掉了，這是第一個不幸；你跟村子裡面的左鄰右

舍聊起，發現你不是唯一一個老婆跑掉的人，這是第二個不幸；等到你把事情弄清楚，才發現老婆早在你上次剛出海沒幾天就跑掉了，第三個不幸。三重不幸啊，對了，三重在臺北市還是新北市？唉，總之我好慢才發現，我和阿嬤的偶像三澤光晴，他——

——他早就去世了。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三日，三澤光晴創立的職業摔角諾亞在廣島縣立綜合體育館舉辦比賽，兩千三百名觀眾進場，三澤光晴本日的賽事是和年輕後輩潮崎豪搭檔，作為挑戰者組，迎戰冠軍王者組稱號「死神」的齋藤彰俊與野牛史密斯（バイソン・スミス，Bison Smith）搭檔的GHC雙打冠軍賽。三澤光晴於比賽中承受了一記由齋藤彰俊使出，角度非常銳利的岩石落下技，倒在擂臺上無法起身。裁判立刻問三澤，你還可以動嗎？「動不了。」留下這句話後，三澤光晴陷入昏迷，心肺功能停止。裁判見狀隨即判定冠軍王者組齋藤彰俊和野牛史密斯防衛成功。所有人都震驚不已，受身天才三澤光晴竟然撐不住一招在摔角比賽中極為常見的岩石落下。當時諾亞的擂臺工作人員中，並沒有醫護人員的配置，在具有醫護背景的觀眾進入擂臺實施心臟按摩許久未果後，救護車抵達會場，將三澤社長後送至廣島大學醫院進行急救。晚間十點十分，醫院宣告了三澤光晴的死訊，再過五天，就是他四十七歲的生日。

經過多年的擂臺征戰，晚年的三澤飽受頸椎骨刺的影響，右眼甚至偶爾會出現原因不明的視力喪失，全身的肩膀、腰部和膝蓋都承受著慢性病一樣反覆發作的疼痛，知情的親近人士曾勸他好好休息，但三澤光晴並未採納。創立諾亞職業摔角後，他並沒有像其他生涯後期

創辦團體的前輩一樣，安居於幕後的管理職位，而是同時身兼管理者與摔角手，持續在諾亞於日本各地的巡迴戰中頻繁出賽。

摔角不是打假的嗎？如果是打假的，怎麼會……身為日摔迷，我當然知道以高飛動作著稱的鳥人（ハヤブサ，Hayabusa）選手，在擂臺上因為失誤傷及頸椎而導致半身癱瘓，可是鳥人選手傷害努力復健，每年都可以看到他更進步一點的消息，雖然鳥人選手還是在二〇一六年三月時，因為蜘蛛網膜下腔出血急症病發，四十七歲離世了……摔角不是打假的嗎？我看了當天在廣島事發後的影片好多次，所有選手和工作人員圍著社長，觀眾不時從座位上大吼三澤的名字，實施心肺復甦術的人不斷按壓著毫無反應的三澤光晴的胸口，時間就好像完全沒有前進一樣。稍早才結束自己的比賽，生涯和三澤光晴打出許多經典比賽的高山善廣選手，還來不及換下擂臺服裝，一臉茫然的從休息區走向擂臺。高山善廣曾經說三澤光晴「跟殭屍一樣」，你以為他已經不行了，絕對可以拿下勝利，在壓制到2:39:39……秒時，他卻彈了起來，若無其事的拉了幾下已經穿得夠高腰的綠色褲頭——這是三澤光晴被摔迷常拿來討論的小動作，我們都戲稱這是三澤的「回血」動作——然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猛烈的回敬你一組肘擊套餐，讓比賽繼續打下去。我看到高山善廣靜靜站在擂臺旁，不可置信的看著那個多次擊倒他的男人，像一團下半部綠色，上半部漸漸轉淡的肉色棉花糖，動也不動的躺在這個男人用盡一切心力打造的綠色擂臺。

謝謝你的衛生紙。我是一邊哭著，一邊在網路上看完三澤告別式後日本電視臺播出的追

悼特別節目的。一個小時的節目裡，回顧了三澤光晴生涯的數場經典戰役，一半以上都是我和阿嬤反覆看過好多遍的。阿嬤喊我吃晚餐，我編了個肚子痛的藉口，來福一直要湊近我，我抓著來福的項圈，把來福拖出房間，靜靜關上房門。

你還記得我怎麼批評WWE的嗎？我說他們爲了保護選手而限制許多精彩的摔技，這也是我剛上論壇時，常用來嘲笑美摔迷的點。我忽然覺得自己好天真，雖然看摔角這麼多年，知道摔角手平均來說壽命不比一般人，畢竟那是長年反覆在擂臺上過度使用身體逃不過的代價，雖然死在擂臺上就好比武士戰死沙場，好像很美，但實在太痛了。我寧願摔角手可以平安退休，安靜的走完人生最後的歲月。

唉，身爲孫子，我覺得應該要告訴阿嬤這件事的，但我怕阿嬤承受不住，連我都承受不住了，是不是繼續欺騙阿嬤會比較好呢？我有時也會希望，如果我這輩子都不知道三澤光晴已經過世就好了，阿嬤，今天又有Misawa的比賽喔！什麼都不用多想的，好好看我最喜歡的綠色寶石，在電視裡的擂臺上，閃閃發出光芒，當三澤光晴拉拉褲子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要反擊了，水啦！

論壇上再度傳來摔角手的死訊，是臺灣摔迷比較不熟悉的墨西哥摔角大團AAA (Asistencia Asesoría y Administración) 旗下摔角手Perro Aguayo Jr.，他的父親是墨西哥摔角傳奇，因此他的擂臺名也繼承了父親的名號，是墨西哥摔角界中很受歡迎的中生代選手。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比賽在美墨邊境的墨西哥提華納舉辦，是當晚的雙打壓軸賽事。原本這個新聞是不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的，但全世界的主流媒體都大篇幅報導，原因是Perro

的其中一個對手，是擁有全球知名度的前WWE選手Rey Mysterio。Rey應該是史上最廣爲人知的墨西哥風格面具選手了，他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墨裔美籍出身的他沒有一般墨西哥選手在美國會遇到的語言問題，縱橫美摔界二十年。比賽中Rey對Perro施展飛踢，Perro順勢往第二條繩圈趴著，等待Rey隨後將要施展的大絕招，但隊友和對手發現他不只是趴著，而是全身癱軟掛在繩圈上，選手們察覺後立刻調整策略，很快的擊敗Perro的搭檔結束比賽。不巧，當天稍早的比賽有兩位選手掛彩，當時醫生正在後臺治療，因此延誤了搶救的黃金時間，急救一小時後，Perro Aguayo Jr.宣告不治，三十六歲去世，還小三澤光晴十歲。

不明究裡的媒體，你知道的，包括臺灣跟風的媒體，把事件矛頭紛紛對準Rey，畢竟他是主流媒體唯一較爲熟悉的摔角手，不久死因傳出，爲第一時間因失誤動作導致頸部撞擊質地粗硬的擂臺繩圈，引發頸部揮鞭樣損傷，可以說是因爲倒向第二條繩圈的時候力道過猛，位置也不妙，造成跟上吊類似的死因。論壇上的大家對媒體的指責大表不滿，延誤急救的原因我剛才說了，有些不了解摔角的網友，在新聞下面說人死了還繼續比賽，有沒有人性啊。全世界的摔角都一樣，摔角手從第一天訓練開始，就要學習不管任何情況，都要好好接下對手的招式。摔角沒辦法暫停，也沒辦法重來。動作失誤了，趕快用下一個精彩的動作補救；對手受傷了，趕快改用別的方式，盡量在觀眾不察覺的狀況下，順利把比賽打完。果然，又出現我最受不了的言論，每到這個時候，我就真心希望摔角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因爲這樣，死亡跟意外就可以不是真的。

日後只有少數的媒體跟進報導，在Perro Aguayo Jr.的葬禮，Rey Mysterio也在扶靈的

隊伍當中，從逝者家屬的態度，應該可以看出外界對 Ray 的批評，其實是對職業摔角的誤解。有人在論壇上分享了知名摔角手 MVP (Montel Vontavious Porter) 寫給 Perro 的哀悼文：

我們總把明天視為理所當然，早晨開車上班工作，回家，理所當然，對吧？當職業摔角手進入播臺，我們了解也認知到危險，並且努力降低風險——但，危險永遠存在。「不怕死」是職業摔角眾多要素裡最字面上的描述，只是一些出眾的運動員使這一切看來都太容易了。告訴生命裡重要的人你愛他們，撥電話給因為忙碌而忘記問候的人，人生旅程裡沒有太多時間去完成這些事，沒有人應允我們明天必然來到。親愛的兄弟姊妹，今夜，讓我們一起禱告、舉杯，去做你想做的事。

如果我忽然離開，沒有機會道別，我知道我有過精彩的人生、電影般的生活，這是一場精彩的旅程。

敬 Perro Aguayo Jr.，敬我們的播臺。

「你那個女朋友，下回請伊來厝內吃暗頓，阿嬤來煮好料。」

我又想逃開晚上的摔角時間，阿嬤趁我開溜前，把我拉進她的小房間。

「是按怎最近 Misawa 的比賽，你攏無興趣？」阿嬤終於問我。

「阿嬤，我不知影，到底應該恰你講，抑是，抑是恬恬就好。」

「是啥物代誌，袂當講乎恁阿嬤聽？」阿嬤拉著我的耳朵。

我深吸了一口氣。

「Misawa 已經、已經，過身——過身幾若年啊！」我大聲說出來。

「喔。」來福被我嚇到，汪汪汪叫個不停。

阿嬤轉過身去，把晚上睡覺時會蓋在電視前的花布掀開。

阿嬤坐在她平常的位子上，伸手指在旁邊的毛毯裡翻了幾下，抽出遙控器。

「恁阿公這陣佇叨位？」阿嬤問，我看向客廳的神明桌。

「吃飽了後，你有恰伊捻香無？」

「有。」

「慧孫，Misawa 嘛是同款，就佇電視內底。」



阿嬤打開電視，來福趴在阿嬤腳下，尾巴隨著旋律輕輕擺動，電視上，三澤光晴的出場曲響起，是最前面那段，只有鋼琴的緩慢旋律。你看哪一天有空，來我家陪阿嬤吃個飯吧。

### 評審意見／平路

整篇小說一氣呵成，推進得穩準而饒富趣味。寫的是摔角，引喻的何嘗不是人生？真真假假，孜孜營營，砌造各種夢中樓臺，意旨總在「信」以爲「真」。結尾那句：「憨孫，Misawa 嘛是同款，就仔電視內底。」既是阿嬤的智慧，也點出小說的智慧。

小說的智慧在於，虛實之間的若有所悟。

這篇小說的吸睛處，尤在人人有感的家居日常。

寫到祖孫之間的深情，動人有餘韻，而家中的小狗來福，常在關鍵的時刻裡惹笑舒壓。來福的串場其實是一例，顯示作者掌握節奏的用心。速度上斂收自如，閱讀時一頓一挫，帶給讀者屬於小說的愉悅。